



左氏百川學海

第二十九冊

學齋佔畢第四卷

凡二十則

天大於地而包地

張橫渠書云天下之數當止於九其言十者九之耦也揚雄亦曰五復守於五何者蓋地數無過天數之理孰有地大於天乎故知數止於九是陽極也十者姑爲五之耦耳此橫渠說也近世淺學徒知天大於地之說始於橫渠余嘗考易注疏坤卦彖之正義云至哉坤元言至極也但天亦至極包籠於地非但至極又大於地故乾言大哉坤言至哉則知關洛先正之言皆本於經非臆說也陋儒以爲始於關洛不曾明經耳

天地節而四時成

余擲作易菴記其中云易上經爲卦三十下經爲卦三十有四者乾配甲而起於子故六十四卦上經起於乾之甲子歷泰之甲戌噬嗑之甲申至於離凡三十卦而三甲盡矣下經起於咸之甲午歷損之甲辰震之甲寅至於節亦三十卦而三甲又盡且自乾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爻當一日而盡一年之候矣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是起於子而終於亥也而中孚等四卦繼於節之後是中孚復起甲子而爲一陽來復之兆故上元太初以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爲起曆之數本諸此也此記已爲蜀郡板行繆藁有年矣洎至公安竹林書院有來問曰公之易菴記中天地節而四時成之說可謂發明至矣然節之後中

乎四卦於何施焉諸生所疑也余應之曰余於七日
來復說已詳之矣余之此說蓋爲序卦而言之也孔
子序卦革何以居四十九而彖曰天地革而四時成
蓋革之象言君子以治曆明時欲以大衍之數作曆
而大衍之數其用四十有九也唐一行作大衍曆以
爲古今不易之數中黃之大寶是也節卦又何以居
六十蓋節之彖言天地節而四時成蓋一爻爲一日
六十卦有三百六十爻所以節之卦居六十也故象
曰君子以制數則於以數而推天度之說合矣此蓋
以序卦之爻數言之也若夫以六十四卦而配一年
之候則其義又別蓋曆之爲書取易六十四卦先以
坎離震兌四卦列子午卯酉爲冬夏春秋四時之正

每卦分內外兩之以爲八節是爲分至啓閉也四卦
凡二十四爻配二十四氣每爻直十五日以應七十
二候而成三百六旬之暮除此四卦之外餘六十卦
以復臨泰壯夬乾姤遯否觀剝坤十二月爲自子至
亥十有二月君辟之卦又以辟卦各統公卿大夫諸
侯四卦凡五而共爲六十卦總成三百六十爻爲一
歲直日之爻而每卦主六日七分積餘乃成閏以定
四時成歲所謂君辟之卦氣皆自前月中氣而起故
揚子雲作太元經以其初卦準中孚故先儒言卦起
中孚此曆家以配坎之初六爲十一月中氣而爲筭
曆之首蓋易以卦起乾坤至節凡六十卦爲三百六
十爻而天度盡故曰天地節而四時成而中孚繼於

節卦之後是陽氣復生於子故以為十一月之中氣而七日來復以復繼中孚為十有二月君辟之卦之首以為陰陽消長循環之候皆自然之理也大率乾坤至節六十卦凡三百六十爻者此以序卦而言也而節之後餘中孚四卦則是已除起坎離震兌四正卦以配春夏秋冬節氣故以中孚等四卦雜揉於六十卦中而為辟統公卿大夫諸侯之爻而中孚與乾同起於甲子實同而異異而同也易具萬變而包萬用若執一以求之可謂固矣問者說曰微公之詳辨無以祛其惑也上手稱謝而去

大過本末弱既濟六爻失位

余鄉奉祠歸里中舟過敘州易守乃江西人同倅范

以正率諸生請講余爲復講瀘南先天圖說衆皆稱
聞所未聞其中有一學易士友問曰大過本末弱也
注雖云初爲本而上爲末然不究其所以爲弱之義
願詳聞之余曰此不難曉古文篆體木字皆無勾脚
本末兩字皆當從木以一陽畫藏於木之下而根株
回暖故爲本以一陽畫散於木之上而枝葉向榮故
爲末而大過巽下兌上以四陽畫積於中二陰畫處
於初上猶之木焉上缺下短本末弱也故曰棟撓凶
是以木之字義而爲言也問者曰諸儒之解未有如
此說之詳也又有一老儒問曰伊川在成都講易有
一桶匠過之指未濟卦曰此卦六爻皆失位未有明
其失位之說余荅曰大率每卦六爻初三五爲陽位

二四六爲陰位此卦坎下離上初爻爲陽位而六以陰居之二爻爲陰位而九以陽居之餘四爻皆然是六爻失位也凡六十四卦惟未濟爲然亦猶二陰居初上四陽居中惟大過爲然也老儒曰此義亦未有如公此說之詳明也願筆之以幸後學焉然余亦未敢自是其說爲盡也

乾元用九天下治

余鄉在瀘州講先天圖卦及爲帥幹任文虎作讀易堂記詳講天地之數止於九而已是乃先天後天之同然蓋先天之數九數也後天之數上下經序卦圖反而視皆成十有八卦始終亦不出九數也故先天位乾於一以對坤八居兌於二以直艮七處離於三

以配坎六列震於四以當巽五上下相合數皆爲九
此自環圖內卦觀之也自環圖外卦觀之則乾兌之
間泰之外卦爲坤履之外卦爲乾即九數矣大畜之
外卦爲艮夬之外卦爲兌亦九數矣由大畜而上以
至於乾自兌而下以至於臨乾兌對峙之卦爲八箇
九數以至兌離之間離震之間及乎巽坎艮坤之間
亦莫不皆然蓋先天兩卦上下相對而爲九餘六十
左右相對亦爲九以八經卦各生重卦八是三十六
而因爲六十四也而爲易之體後天震兌兩卦相對
爲九餘六卦左右相對上下經皆爲二九十八反覆
變互爲六十四卦而約爲互體三十六以爲易之用
先天因河圖之九而分左右皆疊二九而周乎六十

四後天衍洛書之九而分上下亦各二九而總乎三
十六義文之易先天後天皆以乾爲首以九爲用若
知乾之一卦可以該六十四卦知九之爲數可以盡
六七八之數蓋以天之終數九而乾爲天是九者數
之極故曰九者究也言究極也是說已見之繆薰誤
爲蜀眉雅郡刊行於時矣會余以君命召舟抵公安
力上祠請因寓焉蜀士之寓於竹林南士之仕於渚
宮者踵門求爲講切或有問余曰公之高文中乾元
用九乃見乎天則可謂精無軼遺先賢之未盡及也
敢問乾元用九天下治也何以見其用及治乎余亟
應之曰大哉問也然遽數之不能終悉數之更僕未
可終也今試爲子舉二帝三王之用九及治者而言

之大哉堯之爲君其治也巍巍蕩蕩無得而名然帝
典之首不過曰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旣睦而百
姓昭明萬邦協和黎民於變時雍至鯀之治水亦俟
其九載績用而成而後咨岳巽位是堯用九而天下
治也舜之受終文祖亦首命九官俾之欽時亮功必
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是通爲九載也而後釐下
土設居方又作九共九篇注謂共者法也是舜用九
而天下治也若夫三代則愈詳矣夏禹之治水也雖
曰天錫九疇而別九州疏九江播九河迄至於九川
滌源九澤旣陂而六府三事允治以敘九功而作九
歌不寧惟是而又收九牧之貢金以鑄九鼎鼎有三
足九鼎共二十七足以應三九二十七會之數每鼎

重八千一百斤九鼎共七萬二千九百斤以應七百二十九章之數且應二朞之日則是以九疇元會章之數寓於九鼎以至田賦有上中下三等三而三之爲九等而九州攸同四海會同是禹之用九而天下治也至商湯之盤銘不過九字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誥命所言德日新萬邦惟懷志自滿九族乃離是必欲日新其德以親九族而懷萬邦也故受天命而有九有之師躋聖敬而式九圍之命皆用九以治也及成周定鼎郊廓訪箕子而敘九疇以故三代之通制如井田之制取諸井字開方八維與其中而爲九蓋九夫爲井三三而九也四井爲邑三十六數乾之策也坤之數六以四乘之爲二十四坤之策也

以一井論之則是一生三而三生九以三井論之則
是二十有七以九井論之則是八十有一應於九疇
之數故內而三妃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外
而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以理內外之
治皆九數也以至成周升三辰於旗而定九章之服
取八卦之名物建大常於中而定九旗之號王制之
定九畿周官冢宰居六官之首而以九職任萬民以
九賦斂財賄以九式節財用以九貢致邦用以九兩
繫國民六典之中以九爲目不可概舉非用九致治
而何匪獨以治天下也如臯陶之陳亦行有九德孔
聖之言君子有九思又三陳九卦之德於大傳以爲
切於人事之戒三舉九經於中庸以斷爲天下國家

之要聖賢之言昭如日月帝王之治浩如乾坤三代
以下因陋就寡何足以知用九之事哉其治少可知
矣或者斂手曰富哉言乎又昔賢之所未及也吾乃
言知學齋之所學矣因退而筆之以俟博洽者而是
正焉

禹直鼎封

孔子易大傳謂聖人制器尚象以應形而下者謂之
器故自包犧氏近身遠物始作八卦作結繩為網罟
以佃以漁蓋取諸離神農氏為耒耜之利以教天下
蓋取諸益日中為市取諸噬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
天下治蓋取諸乾坤以至舟楫杵臼弧矢棟宇棺槨
書契於十三卦皆有取象而五帝之後三代之先獨

遺夏禹其散在諸卦彖象之爻或云湯武革命或云
文王箕子之明夷或云高宗伐鬼方或云帝乙歸妹
三伐之令王皆取之直卦禹乃令王之顯顯者而不
取之直卦或爻甚可疑焉余鄉時在鶴山書院會一
老趙丈今伯美中舍之族叔祖明易有根據鶴山亦
敬之余是時方從鶴山授易一日嘗以此質疑於老
趙丈趙丈云禹當以鼎直卦余問其詳趙丈云余舉
其要矣子詳思而求其所以直卦之由却見示可也
余紬繹累日而方得其義蓋以制器尚象莫大乎鼎
故鼎卦之彖曰鼎象也注云法象也余乃悟禹之明
德大功固非三王之可及鼎之法象大器又非諸卦
之可比因詳觀鼎之注疏云鼎者器之名也自火化

之後鑄金而爲此器一有烹飪之用一有物象之法則與左傳所云禹收九牧貢金鑄鼎以象九州使人知神姦而魑魅罔兩之莫逢事固脗合而鼎大象謂君子以正位凝命且鼎卦之下即次以震卦而孔子大傳謂主器者莫若長子故受之以震五帝皆相禪至禹方傳之子焉又合於序卦之義矣且震卦之注疏云長子則正體於上可以奉承宗廟彝器守而不失又合於大傳主器之說矣余以是復之老趙丈趙云是余之所學也子以思而得之甚可喜也余因以是復之鶴山先生先生云其義無以易此然易經三聖人矣不明言之必有其說矣且識之以資博洽云

昧谷柳穀

尚書堯典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正經注疏云日所
入處名曰昧冥之谷史記注引孔安國云日入于谷
而天下冥故曰昧谷以爲義仲宅暘谷之對其義坦
然明白矣而周禮縫人衣翬柳之材注柳之言聚也
諸飾之所聚且引書曰分命和仲度西曰柳穀注疏
遂云柳者諸色所聚日將沒其色赤兼有餘色故曰
柳穀其云書曰者是濟南伏生書柳文見今尚書云
宅西曰昧谷此周禮注及疏之說也然余攷漢隸古
定古文尚書止云分命昧中寗囟曰暘谷暘乃古昧
字初無柳谷之文及旁攷史記堯本紀申命和仲居
西土曰昧谷徐廣注曰一作柳谷亦日入處地名太
史公帝紀務變易二典正文先儒固已評之徐廣因

而以柳谷地名注之亦已淺陋至周禮之注又變爲柳穀則併谷字而易其文周官至劉歆時方奏立博士胡康侯父子已枚數其失而唐人正義又鑿說以諸色而易諸飾以證柳谷之義其視漢儒義益遠矣至若改谷爲穀又無其義雖漢注唐疏皆不容巧爲之說益知訓詁傳注之傳會如此也

莧陸夬夬稱人莧字甚新

易夬之九五莧陸夬夬古注云莧陸草之柔脆者也決之至易故曰夬夬則以莧陸爲一草至馬鄭云莧陸商陸也則以莧陸爲一物宋衷云莧莧菜也陸商陸也虞云莧蕒也陸商也然後別而爲二至注疏正義乃引子夏傳云莧陸木根草莖剛下柔上馬融鄭

玄王肅皆云莧陸一名商陸皆以莧陸爲一惟董遇云莧人莧也陸商陸也以莧陸爲二終不訂其或一或二異名之說余因謂釋經莫若爾雅爲正且祖因證之爾雅䟽草部云蕒赤莧釋曰赤莧一名蕒今莧菜之赤莖者也又曰遂蕘釋曰藥草商陸也一名當陸初無莧陸一名商陸之說則莧自莧陸自陸莧爲菜陸爲草其爲二物明甚宋謂之菜虞謂之蕒董謂之人莧二家之說得之矣然余又特愛人莧二字甚新可謂詩料而前人未之有舉意度世有稱馬齒莧者故以人字別之遂旁求於本草而方得之蓋本草云莧實一名馬莧行義曰苗又謂之人莧紅色者謂之紅人莧後又別載馬齒莧然後詳人莧馬莧之別

因謂君子耻一物之不知子又謂學詩可以多識草木之名因謂讀經當併傳註而讀傳註有疑則旁引百家之可證據者而攷訂方為有益余平生愛食紅苜或以為笑至是方知赤苜之見於注疏且閱圖經明州有赤苜山土傳赤苜仙人所種遂作小絕云易稱人苜莢柔英夬決窮陰日旅辰不以色紅為貴尚何因赤苜有仙人或者亦服其精贍也

閏月無中氣

唐人作詩雖巧麗然直有不曉義理而淺陋可笑者如李賀十二月詞又有閏月一首其中一句云天宮葭瑄灰剩飛是以閏通為十三箇月也不知葭灰之飛每月只是一次而閏無中氣雖置閏之年亦只是

十二箇月二十四氣節候無十三箇月氣候之理今
官曆自可見灰琯豈有剩飛一月之理乎姑舉其一
如是者甚多也

九經所無之字

九經有筆墨字如史載筆工輪削墨之類而無硯字
意是古人用墨以器和之如莊子所云舐筆和墨是
也硯字雖見於西京雜記天子以玉爲硯及異書引
帝鴻氏之硯然字不見於經也且唐人多只是以瓦
爲硯故昌黎毛穎傳止稱爲陶泓及國初而硯以譜
行端歙二石擅名天下矣九經中有燭字如夜行以
燭隅坐執燭燭不至跋是也而無燈字至漢竹宮祠
太一自昏至曉然燈故有七枝燈百枝燈之類然上

林銓字却只從金旁是以五金鑄之也九經中無麩字周禮所謂麩只是如今炒麥至王莽始有啖麩及鰾魚之文九經無茶字或言茶苦即是也見於爾雅謂之檟茗則是今之茶但經中只有茶字耳九經中無豉字至宋玉九辯大苦鹹酸注大苦豉也又史記貨殖傳鹽豉千石前漢食貨志長安樊少翁賣豉號豉樊是也九經中無醋字止有醯及和用酸而已至漢方有此字

體用字

先儒體用字或以爲出於近世非也乾元亨利貞注疏云天者定體之名乾者體用之稱言天之體以健爲用又天行健注疏云天是體名乾是用名健是其

訓三者並見最為詳悉余謂體用字當本諸此

成王冠頌

大戴記一書雖列之十四經然其書大氏雜取家語
 之書分析而為篇目又其間勸學一篇全是荀子之
 辭保傳一篇全是賈誼疏以子史雜之於經固可議
 矣其公符篇載成王冠祝曰成王冠周公使祝雍祝
 王注雍太祝定左與王為祝辭於冠告焉曰達而勿多也辭多則史祝少則不達祝
 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及時親賢
 使能陛下離顯先帝之光耀離明也以承皇天嘉祿欽
 順仲夏之吉日古者冠以仲春遵竝大道邠當為秉集萬
 福之休靈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稚免之幼志免猶弱也
 崇積文武之寵德肅勤高祖清廟六合之內靡不息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注凡一然予考之於家語冠頌百字

則大戴所取前後文皆同惟家語云周公冠成王而

朝于祖命祝雍作頌曰祝王達而未幼祝雍辭曰使

王近於民遠於年壽長也嗇於時愛時也惠於財親賢而

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心哀

職盛服有禮文也欽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此周公之制也大戴所載辭已冗長視此典雅固不

類矣而祝辭內有先帝及陛下字皆秦始皇方定皇

帝及陛下之稱周初豈曾有此可謂不經之甚家語

止稱王字辭達而義明當以家語為正其後張華博

物亦載此頌與大戴所記一同但去陛下前後四字

華以陛下字出於秦去之誠是矣而不悟先帝字亦

非周語也其間又差仲夏之吉日爲仲壹之言曰稚
免爲童稚數字余鄉刊先蔡文章續集已刊張華博
物志所紀偶因參攷家語及大戴記因並載而詳辨
庶定家語之辭爲正而不誤後學云

王霸記

周禮大司寇注引王霸記曰四面削其地又王霸記
曰置之空墀之地又王霸記曰正之者殺之也又王
霸記曰殘滅其爲惡又王霸記曰犯令者違命也陵
政者輕政法不循也又王霸記曰悖人倫內外無以
異於禽獸不可親百姓則誅滅去之凡六舉於司寇
之注而不見此篇於他書意其刑章之事及閱西漢
藝文志春秋二十三家無此記又於刑法家亦無之

又考大戴記及家語並無此篇名不知漢儒何所本也
詩史百家注淺陋

先儒謂韓昌黎文無一字無來處柳子厚文無兩字
來處余謂杜子美詩史亦然惟其字字有證據故以
史名而近世所集注雖曰百家實則未詳至於字稍
淺近遽云此蜀之俗語以槩之何其淺陋歟今試舉
其至淺者數條言之若云斟酌姮娥寡蓋出於易注
䷗臨卦九二正義曰須斟酌事宜有從與否若云繁
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蓋出於東方朔非
有先生論曰談何容易及易注䷗咸臨正義曰須商
量事宜皆本諸經史也劉禹錫以六經注有錫字而
無銚字故不敢用孰謂杜陵而輕使俗語耶可笑

騷雅只止字同義

屈原小招句句用只字蓋當時語助晦庵辨證已摘其中陟降堂只與詩陟降庭止同字義矣然余又以詩毋也天只不諒人只而又云會言近止征夫邇止則騷雅只止同一字義明矣

西漢無兵志

班孟堅西漢書有刑法志而無兵志兵制列於刑法志之首先儒謂古者大刑用甲兵兵固刑之一也然余嘗推其元則帝典命皋陶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則是兵刑固合為一矣故司馬文正公作潛虛云唐虞時禮樂之官析為二兵刑之官合于一詳略之間意可見矣此說極高明

近有鼎科一士自鄂渚來說本州催糴甚急自訊而笞笞而杖杖而徒並用也余歎曰古者五刑以弼教今也五刑反以督糴而虐民耶馮宰曰此論偉矣然古者五刑以弼教而未始施之理財今郡縣以上至朝端刑專以理財而徃徃教之不明未嘗問也余極歎其言因哀叔末之世如此錯繆也

容齋五筆論孟子記舜事多誤之言未審

洪文敏公景廬著容齋五筆援引該洽證據辯論極為精詳殆近世筆記之冠冕也然余見其三筆第五卷有云孟子記舜事多誤故司馬公等皆有疑非之說其最大者證萬章塗廩浚井象入舜宮之問以為然也至挑應有瞽叟殺人之問雖曰設疑似而請然

亦可謂無稽之言孟子拒而不答可也顧再三爲之辭宜其起後學之惑余謂洪公此言過矣當七國之時處士橫議邪說殄行滋熾當時弟子如萬章之徒皆以一時所聞爲問孟子以正人心息邪說爲事正恐後世有惑其說而疑以傳疑故委曲開曉以破其說故云余豈好辯哉予不得已也而孟子題辭亦止云其難疑答問之書今洪之所疑乃孟子因萬章而難疑非記舜事也因桃應而答問非爲辭費也洪公疑之過矣且司馬溫公疑孟五峯胡子已著釋疑凡十四條而明之矣至桃應一條晦庵朱子又從而釋之曰龜山嘗言固無是事此只是論舜心且愚謂執之而已非洞見皋陶之心者不能言也此一章之義

則聖賢所處無所不用其極所謂止於至善者也余謂孟子深得臯陶之心朱子深得孟子之心談經固當師朱子之說而破洪公之疑也余深恐後學之惑也故引胡五峯朱考亭之言以訂之云

繪事後素

論語夫子荅子夏云繪事後素此句雖逸詩然夫子以之喻禮余已詳紀於前矣後因讀諸經若周易賁以上九白賁無咎注謂處飾之終錦終反素故象曰得志中庸謂衣錦尚絀惡其文之著也周官考工凡畫績之事後素功注云白采後布皆繪事後素之義論語五經之管鑿遽不信歟

忠臣不私不和之辨

後漢任延傳帝謂延曰善事上官無失名譽延對曰
臣聞忠臣不私私臣不忠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本
傳只作私字而溫公通鑑乃作忠臣不和和臣不忠
而於考異曰高峻小史私字作和義稍長今從之以
繩祖繆見則不和字不長於不私字矣和者經傳聖
賢所美之字不和聖賢所疾之字如乾卦利者義之
和又曰保合大和又咸謂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
詩謂既和且平穆穆厥聲至於帝典則曰同寅協恭
和衷哉傳謂九官相遜和之至也豈嘗以和為不忠
耶莫極於夫子謂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之
語不和烏得為忠耶至於不私則義却長矣語謂事
君之道無私無私則至公公則不阿諛決無善事上

官矣於延之對光武義乃長矣當從本傳

煎糖始於漢不始於唐

老學庵筆記其中一條云聞人茂德博學士也言沙糖中國本無之唐太宗時外國貢至問其使人此何物云以甘蔗汁煎用其法煎成與外國者等自此中國方有沙糖凡唐以前書傳及糖者皆糟耳是未之深考也聞人固不足責老學庵何至信其說而筆之余按宋玉大招已有柘漿字是取蔗汁已始於先秦也前漢郊祀歌柘漿析朝醒注謂取甘蔗汁以為飴也又孫亮取交州所獻甘蔗飴而二禮注飴字俱云煎米蘖也一名飴則是煎蔗為糖已見於漢時甚明而說文及集韻並以糖為蔗飴曰飴曰飴皆是堅凝

可含之物非糟之謂其曰糟字止訓酒粕不以訓糖
何可謂煎蔗始於太宗時而前止是糟耶余故引經
注漢傳而證其誤云

一字詩不始於東坡

坡公詩集中有和郭正輔一字詩云故居劔閣隔錦
官柑果姜桂交荆管竒孤甘掛汲古綆僥覲敢揭鈎
今竿已歸耕稼供藁秸公貴幹國高巾冠改更句格
各蹇喫姑固狡獪加間關又有郊居江干堅關扁一
首及四言一首亦名喫語詩注家及苕溪漁隱俱以
爲公出意以文爲戲余嘗觀唐人姚合少監詩集中
有洞庭蒲萄架詩云葡萄藤洞庭頭引葉漾盈搖皎潔
鈎高掛玲瓏影落寮陰煙坐幽屋濛濛夢冥苗清秋

青且翠冬到凍都凋則此體已具矣坡公不過才高
記博造句傑特有來處因前人之體而爲戲耳若直
指爲坡則寡見可笑矣

學齋佔畢第四卷

學齋先生無書不讀讀而有所疑則思思而
有所得則錄名之曰佔畢所以惠後學者至
矣然豈

先生自爲之說哉曰土王於季夏曰無極而
太極曰逸詩句曰孟荀揚言性曰飲食衣服
變古曰屈原橘頌曰日隨天左旋曰三數乘

四曰中庸心性曰不徹薑食曰守令愛民一
以

紫陽夫子之書為證

先生學

紫陽者也

紫陽之誨人曰學問思辨四者皆所以窮理
先生此書其學問思辨而窮理者歟學者其
即是書而求

先生之心因

先生而求

紫陽之心景定壬戌冬至門生鄱陽郭困拜

手謹跋





樂城先生遺言



眉山蘇 籀 記

公言春秋時先王之澤未遠士君子重義理持節操其處死生之際卓然凜然非後世之士所及蓋三代之遺民也當時達者語三代遺事甚多今捨此無以考證

公為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矣

公言伊周以道德深妙得之管葛房杜姚宋以才智高偉得之皆不可窺測

公解孟子二十餘章讀至浩然之氣一段顧籀曰五百年無此作矣

公言仲尼春秋或是令丘明作傳以相發明

公常云在朝所見朝廷遺老數人而已如歐陽公永叔張公安道皆一世偉人蘇子容劉貢父博學強識亦可以名世予幸獲與之周旋聽其誦說放失舊聞多得其詳實其於天下事古今得失折衷據甚多東坡與貢父會語及不獲已之事貢父曰充類至義之盡也東坡曰貢父乃善讀孟子歟

公試進士河南府問三代以禮樂爲治本刑政爲末後世反之儒者言禮樂之效與刑政之敝其相去甚遠然較其治亂盛衰漢文帝唐太宗海內安樂雖三代不能加今祖宗法令脩明求之前世未有治安若今之久者然而禮樂不如三代世之治安不在禮樂歟河南士人皆不能喻此意司馬溫公問如此發策

亦自有說乎公曰安敢無說温公默然既而見文定
文定曰策題國論也蓋元豐間流俗多主介甫說而
非議祖宗法制也

公言歐陽文忠公讀書五行俱下吾嘗見之但近覩
耳若遠視何可當

公曰吾爲春秋集傳乃平生事業

公年十六爲夏商周論今見於古史年二十作詩傳
公言先曾祖晚歲讀易玩其爻象得其剛柔遠近喜
怒逆順之情以觀其詞皆迎刃而解作易傳未半疾
革命二公述其志東坡受命卒以成書初二公少年
皆讀易爲之解說各仕它邦旣而東坡獨得文王伏
羲超然之旨公乃送所解予坡今蒙卦獨是公解

公少年與坡公治春秋公嘗作論明聖人喜怒好惡
譏公毅以日月土地爲訓其說固自得之元祐間後
進如張大亨嘉父亦攻此學大亨以問坡坡荅書云
春秋儒者本務然此書有妙用學者罕能領會多求
之繩約中乃近法家者流苛細繳繞竟亦何用惟丘
明識其用終不肯盡談微見端倪兆欲使學者自求之
故僕以爲難未敢輕論也

公自熙寧謫高安覽諸家之說爲集傳十二卷紹聖
初再謫南方至元符三易地最後卜居龍川白雲橋
集傳乃成歎曰此千載絕學也既而俾坡公觀之以
爲古人所未至

公言東坡律詩最忌屬對偏枯不容一句不善者古

詩用韻必須偶數

公曰吾莫年於義理無所不通悟孔子一以貫之者東坡幼年作却鼠刀銘公作缸硯賦曾祖稱之命佳紙修寫裝飾釘於所居壁上

公曰子瞻之文奇予文但穩耳

公曰吾讀楚辭以爲除書

公在諫垣論蜀茶祖宗朝量收稅李杞劉佐蒲宗閔取息初輕後益重立法愈峻李稷始議極力掎取民間遂困稷引陸師閔共事額至一百萬貫陸師閔又乞額外以百萬貫爲獻成都置都茶場公條陳五害乞放推法令民自作交易但收稅錢不出長引止令所在場務據數抽買博馬茶勿失武備而已言師閔

百端凌虐細民除茶遞官吏養兵所費所收錢七八
十萬貫蜀人泣血無所控告公講畫纖悉曲折利害
昭炳時小呂申公當軸歎曰只謂蘇子由儒學不知
更事精詳至於如此公論役法尤爲詳盡識者韙之
公曰李德裕謫崖州著窮愁志言牛僧孺將圖不軌
不意老臣爲此言也

張十二病後詩一卷頗得陶元亮體然余觀古人爲
文各自用其才耳若用心專摸倣一人捨己徇人未
必貴也

張十二之文波瀾有餘而出入整理骨骼不足秦七
波瀾不及張而出入徑捷簡捷過之要知二人後來
文士之冠冕也

元祐間公及蘇子容劉貢父同在省中二人各云某輩少年所讀書老而遺忘公亦云然貢父云觀君爲文強記甚敏公辭焉二人皆曰某等自少記憶書籍不免抄節而後稍不忘觀君家昆仲未嘗抄節而下筆引據精切乃真記得者也

賈誼宋玉賦皆天成自然張華鷓鴣賦亦佳妙

子瞻諸文皆有奇氣至赤壁賦髣髴屈原宋玉之作漢唐諸公皆莫及也

公曰余少年苦不達爲文之節度讀上林賦如觀君子佩玉冠冕還折揖讓音吐皆中規矩終日威儀無不可觀

公曰予少作文要使心如旋床大事大圓成小事小

圓轉每句如珠圓

公曰凡爲詩文不必多古人無許多也

公曰余黃樓賦學兩都也晚年來不作此工夫之文
真父嘗謂公所爲訓詞曰君所作強於令兄

公曰申包胥哭秦庭一章子瞻誦之得爲文之法公
曰范蜀公少年儀矩任真爲文善腹藁作賦場屋中
默坐至日晏無一語及下筆頃刻而就同試者笑之
范公遂魁成都

公曰莊周養生一篇誦之如龍行空爪趾鱗翼所及
皆自合規矩可謂奇文

唐儲光羲詩高處似陶淵明平處似王摩詰

歐公碑版今世第一集中怪竹辯乃甚無謂非所以

示後世

唐皇甫湜論朝廷文字以燕許爲宗文奇則怪矣

公曰李方叔文似唐蕭李所以可喜韓駒詩似儲光羲

程正叔引論語云南郊行事迴不當哭温公公曰古人但云哭則不歌不曰歌則不哭蓋朋友之故何可預期

公曰讀書須學爲文餘事作詩人耳

公曰讀書百遍經義自見

族兄在廷問公學文如何曰前輩但看多做多而已區以別矣如瓜芋之區自反而縮如王祭不供無以縮酒

公曰去陳言初學者事也

公讀一江西臨川前輩集曰胡爲竊王介甫之說以爲已說

公言呂吉甫王子韶皆解三經并字說介甫專行其說兩人所作皆廢弗用王呂由此矛盾

公曰文貴有謂予少年聞人唱三臺今尚記得云云其詞至鄙俚而傳者有謂也

公讀由余事曰女樂敗人可以爲戒

公聞以螺鈿作茶器者凡事要敦簡素不然天罰

公曰漢武帝所得人才皆鷹犬馳驅之才非以道致君者也

公曰以伍員比管仲猶鷹隼與鳳鸞

王介甫用事富鄭公罷政過南京謂張文定公曰不料其如此亦嘗薦之文定操南音謂公曰富七獨不慙惶乎公問吾丈待之如何文定曰某則不然初見其讀書亦頗有意於彼既而同在試院見其議論乖僻自此踈之

黃魯直盛稱梅聖俞詩不容口公曰梅詩不逮君魯直甚喜

晁無咎作東臯記公見之曰古人之文也

姪孫元老呈所爲文一卷公曰似曾子固少年時文陳恬題襄城北極觀鐵脚道人詩詩似退之

公大稱任象先之文以爲過其父德翁徐蒙獻書公曰甚佳但波瀾不及李方叔

公每語籀云聞吾言當記之勿忘吾死無人爲汝言此矣

公曰莊周多是破執言至道無如五千文

公言班固諸叙可以爲作文法式

公曰六郎作詩髣髴追前人畫墨竹過李康年遠矣或問公陳瑩中公曰英俊人也但喜用字說尚智

公曰李太白詩過人其平生所享如浮花浪蘂其詩云羅幃卷舒似有人開明月直入無心可猜不可及公解詩時年未二十初出魚藻兔苴等說 曾祖編札以爲先儒所未喻作夏商周論纔年十有六古人所未到

公讀新經義曰乾纏了濕纏做殺也不好謂介甫曰

色取仁而行違居之不疑乃仲尼所謂聞者也

公曰唐士大夫少知道知道惟李習之白樂天喜復性書三篇嘗寫八漸偈于屏風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坡公以爲陰陽未交公以坡公所說爲未允公曰陰陽未交元氣也非道也政如云一龍一蛇之謂道也謂之龍亦可謂之蛇亦可公曰張文定死而復蘇自言所見地位清高又曰吾得不做宰相氣力

公論唐人開元燕許云文氣不振倔强其間自韓退之一變復古追還西漢之舊然在許昌觀唐文粹稱其碑頌往往愛張蘇之作又覽唐皇甫湜持正諭業云所譽燕許文極當文奇則涉怪施之朝廷不須怪

也蓋亦取燕許

公中歲歸自江南過宋聞鐵龜山人善術數邀至舟中問休咎云此去十年如飛騰升進前十年流落已過然尚有十年流落也後皆如其言

曾祖母蜀國太夫人夢蛟龍伸臂而生公壬子年拾遺記孔子

當生之夜二蒼龍亘天而下來附徵在之房誠吉兆也

籀年十有四侍先祖穎昌首尾九年未嘗暫去侍側見公終日燕坐之餘或看書籍而已世俗藥餌玩好公漠然忘懷一日因謂籀講莊子二三段訖公曰顏子簞瓢陋巷我是謂矣所聞可追記者若干語傳諸筆墨以示子孫

公令籀作詩文五六年後忽謂籀曰汝學來學去透

漏矣嘗與文氏家姑言之亦如此

公謂籀曰蘇瓌訓頌常令衣青布襦伏於床下出其頸受榎楚汝今懶墮可乎

馬公知節詩草一卷公跋云馬公子元臨事敢爲立朝敢言以將家子得讀書之助作詩蓋其餘事耳蚤知成都以抑強扶弱爲蜀人所喜然酷嗜圖畫能第其高下成都多古畫壁每至其下或終日不轉足蜀中有高士孫知微以畫得名然實非畫師也公欲見之而不可得知微與壽寧院僧相善嘗於其閣上畫惠遠送陸道士藥山見李習之二壁僧密以告公公徑往從之知微不得已擲筆而下不復終畫公不以爲忤禮之益厚知微亦愧其意作蜀江出山圖伺其

罷去追至劔門贈之蓋公之喜士如此陽翟李君方叔公之外玄孫也以此詩相示因記所聞於後辛巳

季春丙寅眉山蘇轍子由題 李名象

穎昌吾祖書閣有厨三隻春秋說一軸解注以公穀

左氏孫復卷末後題丙申嘉祐元年冬寓居興國浴

室東壁第二位讀三傳次年夏辰時坡公書名押字

少年親書此卷壓積蠹簡中未嘗開絨籀偶開之一

一對擬今黃門春秋集傳悉皆有指定之說想爾時

與坡公同學潛心稽考老而著述大成遺書具在當

以黃門集傳為證據坡公晚歲謂春秋傳皆古人未

至故附記之於斯

大悲園通閣記公偶為東坡作坡云好箇意思欲別

作而卒用公所著和陶詩擬古九首亦坡代公作
范淳父雜中問公求論題公以莊子孝未足以言至
仁令范作范論詆斥莊子公曰曾閱匹夫之行堯舜
仁及四海

公云王介甫解佛經三昧之語用字說示關西僧法
秀秀曰相公文章村和尚不會介甫悻然又問如何
秀曰梵語三昧此云正定相公用華言解之誤也公
謂坐客曰字說穿鑿儒書亦如佛書矣

公與關西文長老相善公晚年自政府謫官筠州既
而復責雷州威命甚峻時文老特來唁公留宿所寓
宅中公被命即登轎出郭外文老亦相隨去歎曰克
文處之尚恐不能公真大過人者

東坡病歿于晉陵伯達叔仲歸許昌生事蕭然公篤
愛天倫曩歲別業在浚都鬻之九阡數百緡悉以助
焉囑勿輕用時公方降三官謫籍奪俸

公言呂微仲性闇邊事河事皆乖戾故子孫不遠公
言易云精義入神以致用不是要說脫空

崇寧丙戌十一月八日四鼓夢中及古菖蒲詩云一
人得飽蒲餘人皆不悅之句王介甫在側借觀示之
赧然有愧恨之色

公言場屋之敝曰昔南省賦題官韻於字舉子程文
云何以加於其文中選後詩韻有同者或曰何以更
加於大抵場屋多此類也

公言張文潛詩云龍驚漢武英雄射山笑秦皇爛漫

遊晚節作詩似稍失其精處

公蚤歲教授死丘或者屢以房中術自鬻於前公曰此必晚損止傳其養氣嗇神之法

公言近世學問濡染陳俗却人雖善士亦或不免蓋不應鄉舉無以干祿但當謹擇師友湔洗之也

公讀易謂人曰有合討論處甚多但來理會籀輩弱齡駑怯憚公嚴峻不敢發問今悔之無及

東坡遺文流傳海內中庸論上中下篇墓碑云公少年讀莊子太息曰吾昔有見於中口不能言今見莊子得吾心矣乃出中庸論其言微妙皆古人所未喻
今後集不載此三論誠爲闕典

公講論語至畏大人曰如文潞公亦須是加敬所言

信重之

先王議事以制不爲刑辟東坡有人法兼用之說公以爲勅令不可不具二公之論不同坡外集有策題一首乃此意

公云晉史唐賢房杜輩所作議論可據摛思之本朝新唐書歐宋諸公一代賢傑所作以文字浩博人不能該覽惜哉必有篤於此學者

公語韓子蒼云學者觀儒書至於佛書亦可多讀知其器能也

公妙齡舉方聞見在朝兩制諸公書云其學出於孟子而不可誣也有解說二十四章老年作詩云近存八十一章注從道老聃門下人蓋老而所造益妙錄錄者莫測矣

公悟悅禪定門人有以漁家傲祝生日及濟川者以
非其志也乃賡和之七十餘年真一夢朝來壽筭兒
孫奉憂患已空無復痛心不動此間自有千鈞重蚤
歲文章供世用中年禪味疑天縱石塔成時無一縫
誰與共人間天上隨它送

箴眼醫王彥若在張文定公門下坡公於文定坐上
贈之詩引喻證據博辯詳切高深後學讀之茫然坡
公敏於著述如此先祖屢云

坡撰富公碑以擬寇公公稍不甚然之作德威堂銘
居士集叙公極賞慨其文咨嗟不已

公穎昌牡丹時多作詩前後數四云溪上似雒濱青
帝遣姚黃比玉真之句又曰造物不違遺老意一枝

頗似雒人家稱道雒家懇懃不已敬想富鄭公文路
公司馬温公范忠宣公皆看花耆德偉人也風流追
憶不逮後生茫然尔 先祖蓋歎前哲云或曰嵇康
廣陵散亦歎也

東坡求龍井辯才師塔碑於黃門書云兄自覺談佛
不如弟今此文見樂城後集又天竺海月塔碑以坡
與之游故銘云我不識師面知其心中事儒者談佛
為坡公所取其火失其書翰

公言秦火後漢叔孫通賈誼董仲舒諸人以詩書禮
樂弥縫其闕西漢之文後世莫能髣髴今朝廷求魁
偉之才黜謬妄之學可以追兩漢之餘漸復三代之
故後學當體此說

樂城先生遺言卷終



六一居士詩話

不場

信

李文正公進永昌陵挽歌辭云莫玉五回朝上帝御樓三度納降王當時群臣皆進而公詩最爲首出所謂三降王者廣南劉鋹西蜀孟昶及江南李後主是也若五朝上帝則誤矣太祖建隆盡四年明年初郊改元乾德至六年再郊改元開寶開寶五年又郊而不改元九年已平江南四月大雩告謝于西京蓋執玉祀天者實四也李公當時人必不繆乃傳者誤云

五作二字一耳

仁宗朝有數達官以詩知名常慕白樂天體故其語多得於容易嘗有一聯云有祿肥妻子無恩及吏民有戲之者云昨日通衢過一輜駟車載極重而羸牛

甚苦豈非足下肥妻子乎聞者傳以為笑

京師輦轂之下風物繁富而士大夫牽於事役良辰

美景罕或一作獲宴遊之樂其詩至有賣花擔上看桃

李拍酒樓頭一作前聽管絃之句西京應天禪院有祖

宗神御殿蓋一作寺在水北去河南府十餘里歲時朝

拜官吏常苦晨興而留守達官簡貴每朝罷公酒三

行不交一言而退故其詩曰正夢寐中行十里不言

語處喫飯一作三杯其語雖淺近皆兩京之實事也

梅聖俞嘗於范希文席上賦河豚魚詩云春洲生荻

芽春岸飛楊花河豚當是二字時貴不數魚鰕有一

其狀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怒目猶吳蛙

庖煎苟失所入喉為鏑鉞若此喪軀體何須資齒牙

持問南方人黨護復矜誇皆言美無度誰謂死如麻

我語不能屈自思空咄嗟退之來潮陽始憚餐籠地

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蝦蟇二物雖可憎性命無舛差

斯一作味曾不比中藏禍無涯甚美惡亦稱此言誠嘉河豚常出於春暮群遊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與

荻芽一作筍為羹云最美故知詩者謂祗破題兩句已

道盡河豚好處聖俞平生苦於吟詠以閑遠古淡為

意故其構思極艱此詩作於罇俎之間筆力雄贍項

而成遂為絕唱

蘇子瞻學士蜀人也嘗於涪井監得西南夷人所賣

蠻布弓衣其文織成梅聖俞春雪詩一有朔風三日

起噴成花花飛萬里奪曉月白石欄堆愁女媧大明

廣庭踏朝賀雉尾不掃粘官靴宮中才人承聖顏捧

觴稱壽呼南山三公免責此詩在聖俞集中未為絕

唱蓋其名重天下一篇一詠傳落夷狄而異域之人

貴重之如此耳子瞻以余尤知聖俞者得之因以見

遺余家舊畜琴一張乃寶曆三年雷會所斲距今二百五十年矣其聲清越如擊金石遂以此布更爲琴囊二物真余家之寶玩也

吳僧贊寧國初爲僧錄頗讀儒書博覽強記亦自能撰述而辭辯縱橫人莫能屈時有安鴻漸者文詞雋敏尤好嘲詠嘗街行遇贊寧與數僧相隨鴻漸指而嘲曰鄭都官不愛之徒時時作隊贊寧應聲荅曰秦始皇未坑之輩徃徃成羣時皆善其捷對鴻漸所道乃鄭谷詩云愛僧不愛紫衣僧也

鄭谷詩名盛於唐末號雲臺編而世俗但稱其官爲鄭都官詩其詩極有意思亦多佳句但其格不甚高以其易曉人家多以教小兒余爲兒時猶誦之今其

集不行於世矣梅聖俞晚年官亦至都官一日會飲
余家劉原父戲之曰聖俞官必止於此坐客皆驚原
父曰昔有鄭都官今有梅都官也聖俞頗不樂未幾
聖俞病卒余爲序其詩爲宛陵集而今人但謂之梅
都官詩一言之謔後遂果然斯可歎也

陳舍人

從易

當時文方盛之際獨以醇儒古學見稱

其詩多類白樂天蓋自楊劉唱和西崑集行後進學

者爭效之風雅一

一作

變謂之崑體繇是唐賢諸詩

集幾廢而不行陳公時偶得杜集舊本文多脫誤至
送蔡都尉詩云身輕一鳥其下脫一字陳公因與數
客各用一字補之或云疾或云落或云起或云下莫
能定其後得一善本乃是身輕一鳥過陳公嘆服以

為雖一字諸君亦不能到也

偶得一作收

國朝浮圖以詩名于世者九人故時有集號九僧詩
今不復傳矣余少時聞人多稱其一曰惠崇餘八人
者忘其名字也余亦略記其詩有云馬放降來地鷗
盤戰後雲又云春生桂嶺外人在海門西其佳句多
類此其集已一作既亡今人多不知有所謂九僧者矣
是可嘆也當時有進士許洞者善為辭章俊逸之士
也因會一作命諸詩僧分題出一紙約曰不得犯此一
字其字乃山水風雲竹石花草雪霜星月一作禽鳥
之類於是諸僧皆閣筆洞咸平三年進士及第時無
名子嘲曰張康渾裹馬許洞鬧裝妻是也
孟郊賈島皆以詩窮至死而平生尤自喜為窮苦之

句一作辭孟有移居詩云借車載家具家具少於車乃

是都無一物耳又謝人惠炭云暖得曲身成直身人

謂非其身備嘗之不能道此句也賈云鬢邊雖有絲

不堪織寒衣就令織得二字一作堪織能所得幾何又其

朝飢詩云坐聞西牀琴凍折兩三絃人謂其不止忍

飢而已其寒亦何可忍也

唐之晚年詩人無復李杜豪放之格然亦務以精意

相高如周朴者構思尤艱每有所得必極其雕琢故

時人稱朴詩月鍛季煉未及成篇已播人口其名重

當時如此而今不復傳矣余少時猶見其集其句有

云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又云曉一作晚來山鳥鬧

雨過杏花稀誠佳句也

聖俞常謂予曰詩家雖率一作主意而造語亦難若意

新語工得前人所未道者斯為善也必能狀難寫之

景如在目前含不盡之意見於言外然後為至矣賈

島云竹籠拾山果瓦瓶擔石泉姚合云馬隨山鹿放

雞逐野禽棲等是山邑荒僻官况蕭條不如縣古槐

根出官清馬骨高為工也余曰語之工者固如是狀

難寫之景含不盡之意何詩為然聖俞曰作者得於

心覽者會以意殆難指陳以言也雖然亦可畧道其

髣髴若嚴維柳塘春水慢花塢夕陽遲則天容時一作

物態融和駘蕩豈不如在目前乎又若温庭筠雞聲

茅店月人迹板橋霜賈島怪禽啼曠野落日恐行人
則道路辛苦羈愁旅思豈不見於言外乎

聖俞子美齊名於一時而二家詩體特異子美筆力
豪雋以超邁橫絕為竒聖俞覃思精微以深遠閑淡
為意各極其長雖善論者不能優劣也余嘗於水谷
夜行詩畧道其一二云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
時肆顛狂醉墨灑滂霈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
前盡珠璣一一難東汰梅翁事清切一作石齒漱寒
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辭愈精一作清新心意
雖老大有如妖韶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一作苦硬
咀嚼苦且一作難嚼又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
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語雖非
工謂粗得其髣髴然不能優劣之也

呂文穆公未第時薄

或作嘗

遊一縣

志其縣名

胡大監旦方

隨其父宰是邑遇呂甚薄客有譽呂二字作喻胡曰呂君

工於詩宜少加禮胡問詩之警句客舉一篇其卒章

云挑盡寒燈夢不成胡笑曰乃是一渴俗語音盪轉睡漢

爾呂聞之甚恨而去明年首中甲科使人寄聲語胡

曰渴睡漢狀元及第矣胡答曰待我明年第二年及

第輸君一籌既而次榜亦中首選

聖俞嘗云詩句義理雖通語涉淺俗而可笑者亦其

病也如有贈漁父一聯云眼前不見市朝事耳畔惟

聞風水聲說者云患肝腎風四字一作此漁父肝又

有詠詩者云無此六字盡日覓不得有時還自來本謂

詩之好句難得爾而說者云此是人家失却猫兒詩

人皆以為笑也

王建宮詞一百首多言唐宮禁中事皆史傳小說所
不載者往往見於其詩如內一作兩中數日無呼喚傳
得滕王蛺蝶圖滕王元嬰高祖子新舊唐書皆不著
其所能惟名畫錄略言其善畫亦不云其工蛺蝶也
又畫斷云工於蛺蝶及見於建詩爾或聞今人家亦
有得其圖者唐世一藝之善如公孫大娘舞劍器曹
剛彈琵琶米嘉榮歌皆見於唐賢詩句遂知名於後
世當時山林田畝潛德隱行君子不聞於世者多矣
而賤工末藝得所附託乃垂於不朽蓋其各有幸不
幸也

李白戲杜甫云借問別來太瘦生總爲從前來一作來作
詩苦太瘦生唐人語也至今猶以生爲語助如作麼

生何似生之類是也

陶尚書穀嘗曰尖簷帽子卑九廝短鞞靴兒末廝兵末廝亦當時語余天聖景祐間已聞此句時去陶公尚未遠人皆莫曉其義王原叔博學多聞見稱於世最爲多識前言者亦云不知爲何說也第記之必有知者耳

詩人貪求好句而理有不通亦語病也如袖中諫草朝天去頭上宮花侍燕歸誠爲佳句矣但進諫必以章疏無直用橐草之理唐人有云姑蘇臺下寒山寺半夜鍾聲到客船說者亦云句則佳矣其如三更不是打撞一作鍾時如賈島哭僧云寫留行道影焚却坐禪身時謂燒殺活和尚此尤可笑也若步隨青山影

坐學白塔骨又獨行潭底影數息樹邊身皆島詩何

精麤頓此字無異也

松江新作長橋制度宏麗前世所未有蘇子美新橋

對月詩所謂雲頭灑灑開金餅水面沈沈卧彩一作

虹者是也時謂此橋非此句雄偉不能稱也子美兄

舜元字才翁詩亦道勁多佳句而世獨罕傳其與子

美紫閣寺聯句無媿韓孟也恨不得盡見之耳

晏元獻公文章擅天下尤善一作喜為詩而多稱引後

進一時名士往往出其門聖俞平生所作詩多矣然

公獨愛其兩聯云寒魚猶着底白鷺已飛前又絮暖

鯢魚繁豉添蓴菜一作線紫余嘗於聖俞家見公自書

手簡再三稱賞此二一作聯余疑而問之聖俞曰此

非我之極致豈公偶自得意於其間乎乃知自古文士不獨知己難得而知人亦難也

揚大年與錢劉數公唱和自西崑集出時人爭效之

詩體一變而先生老先生一作老輩患其多用故事至於

語僻難曉殊不知自是學者之弊如子儀大年一作新蟬

云風來玉宇鳥先轉一作露下金莖鶴未知雖用故

事何害為佳句也又如年一有大峭帆橫渡官橋柳疊

鼓驚飛海岸鷗其不用故事又豈不佳乎蓋其雄文

博學筆力有餘故無施而不可非如前世號詩人者

區區於風雲一作雪草木之類為許洞所困者也

西洛故都荒臺廢沼遺迹依然見於詩者多矣惟錢

文僖公一聯最為警絕云日上故陵煙漠漠春歸空

苑水潺潺裴晉公綠野堂在午橋南往時嘗屬張僕

射齊賢家僕射罷相歸洛一作終日與賓客吟宴於其

間惟鄭工部文寶一聯最為警絕云水暖鳧鷖行哺

子溪深桃李卧開花人謂不減王維杜甫也錢詩好

句尤多而鄭句不惟當時人莫及雖其集中自及此

者亦少

閩人有謝伯初者字景山當天聖景祐之間以詩知

名余謫夷陵時景山方為許州法曹以長韻見寄頗

多佳句有二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余

答云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蓋景山詩

有多情未老已一作先白髮三字一作先野思到春如亂

雲之句故余以此戲之也景山詩頗多如自種黃花

添野景旋移高竹聽秋聲園林換葉梅初熟池館無人燕學飛之類皆無媿於唐賢而仕官不偶終以一作於困窮而卒其詩今已不見於世其家亦流落不知所在其寄余詩殆今三十五年矣余猶能誦之蓋其人不幸既可哀其詩淪棄亦可惜因錄於此詩曰江流無險似瞿唐蒲峽猿聲斷旅一作盡腸萬里可堪人謫官經年應合鬢成霜長官衫色江波綠學士文華蜀錦張異域化為儒雅俗遠民爭識校讎郎才如夢得多為累情似安仁久悼亡下國難留金馬客新詩傳與竹枝娘典辭懸待修青史諫草當來集阜囊莫為明時暫遷謫便將纓足濯滄浪

石曼卿自少以詩酒豪放自得其氣兒偉然詩格奇

峭又工於書筆畫道勁體兼顏柳為世所珍一作余

家嘗得南唐後主澄心堂紙曼卿為余以此紙書其

籌筆驛詩詩曼卿平生所自愛者至今藏之號為三

絕真余家寶也曼卿卒後其故人有見之者云恍惚

如夢中言我今為鬼仙也所主芙蓉城欲呼故人往

遊不得忿然騎一素一作青騾去如飛其後又云降於

亳州一舉子家又呼其一字有舉子去不得因留詩一篇

與之余亦略記其一聯云鶯聲不逐春光老花影長

隨日脚流神一作鬼仙事怪不可知其詩頗類曼卿平

生語舉子不能道也

王建霓裳詞云弟子部一作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

霓裳一有羽衣二字曲今教坊尚能作其聲其舞則廢而不

傳矣人間又有望瀛府獻仙音二曲云此其遺聲也
霓裳曲前世傳記論說頗詳不知聽風聽水爲何事
也白樂天有霓裳歌甚詳亦無風水之說第記之或
有遺亡四字一作者爾

龍圖趙學士

師民

以醇儒碩學名重當時爲人沈厚

端默羣居終日似不能言而於文章之外詩思尤精
如麥天晨氣潤槐夏午陰清前世名流皆所未到也
又如曉鶯林外千聲轉芳草階前一尺長殆不類其
爲人矣

退之筆力無施不可而嘗以詩爲文章末事故其詩
曰多情懷酒伴餘事作詩人也然其資一作發談笑助
諧詼叙人情狀物態一寓於詩而曲盡其妙此在雄

文大手固不足論而予獨愛其工於用韻也蓋其得
韻寬則波瀾橫溢泛入傍韻乍還乍離一作乍還出入
回合殆不可拘以常格如此日足可惜之類是也得
韻窄則不復傍出而因難見巧愈險愈竒如病中贈
張十八之類是也余嘗與聖俞論此以謂譬如一作
善馭良馬者通衢廣陌縱橫馳逐惟意所之至於水
曲蟻封疾徐一有彌字中節而不少蹉跌乃天下之至工
也聖俞戲曰前史言退之爲人木強若寬韻可自足
而輒傍出窄韻難獨用而反不出豈非其拗強而然
歟坐客皆爲之笑也

自科場用賦取人進士不復留意於詩故絕無可稱
者惟天聖二年省試采侯詩宋尚書祁最擅場其句

有色映棚雲爛聲迎羽月遲馳一作尤爲京師傳誦當
時舉子目公爲宋采侯

六一居士詩話



西疇老人常言

盱江河 坦



講學

學貴有常而悠悠害道循序而進與日俱新有常也
玩愒自恕曰我未嘗廢非悠悠乎顧一暴而十寒斯
害也已孔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學不可躡等先致察於日用常行人能孝於事親友
于兄弟夫婦睦朋友信出而事君夙夜在公精白承
德雖窮理盡性亦無越於躬履實行也

學以養心亦所以養身蓋邪念不萌則靈府清明血
氣和平疾莫之撓善端油然而生矣是内外交相養
也記曰心廣體胖此之謂也

士有假書於人者必熟復不厭有陳書盈几者乃坐

老歲月是以白屋多起家膏粱易偷惰知儆則庶幾矣

君子之學體用具藏脩之餘時與事物疇酢因可以識人情世態其間是非利害豈能盡如吾意哉有困心衡慮則足以增益其所未能也

交朋必擇勝已者講貫切磋益也追隨游玩損也若佞諛相甘言不及義寧獨學寡聞猶可以無悔吝

勿忌人善以身取則焉孳孳不已惡知其非我有也勿揚人過反躬默省焉有或類是亟思悔而速改也去其不善而勉進於善是之謂善學

與剛直人居心所畏憚故言必擇行必謹初若不相安久而有益多矣與柔善人居意覺和易然而言必

予贊也過莫予警也日相親好積尤悔於身而不自知損孰大焉故美味多生疾痰藥石可保長年

孔門大學之道備九思三畏正心誠意也敏事而謹言脩身也孝友施於有政而家齊矣敬信節用愛民惜力而國治矣以至謹修憲度而四方之政行振墜拔遺而天下之民歸心二帝三王平治之道莫或加此矣

節食則無疾擇言則無禍疾禍之生匪降自天皆自其口故君子於口之出納唯謹

禮以嚴分和以通情分嚴則尊卑貴賤不踰情通則是非利害易達齊家治國何莫由斯

恭儉美德也出於矯則過故足恭取辱苦節招凶君

子約之以中而行之以誠則恭近禮儉中度矣
子貢謂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夫子非隱也如入孝
出弟數語必行有餘力而後可以學文蓋實行不先
則徒文亡益況可遽聞性與天道乎後世學者從事
口耳且茫無所從入乃竊襲陳言自謂窮理盡性亦
妄矣

人心如槃水也措之正則表裏瑩然微風過之則湛
濁動乎下而清明亂乎上矣夫水方未動時非有以
去其滓汙也澄之而已風之過非有物入之也撓動
則濁起而清自亂也君子其謹無撓之哉

爲己之學成己所以成物由本可以及末也爲人之
學徇人至於喪己逐末而不知反本也

初學自誦數入若口誦而心不在焉罔然莫識其爲何說也學者展卷當屏弃外慮收心於方策間孰復玩味義理自明所謂習矣而知察也

水道曲折立岸者見而操舟者迷棊勢勝負對奕者惑而傍觀者審非智有明闇蓋靜可以觀動也人能不爲利害所汨則事物至前如數一二故君子養心以靜也

爲學日益須以人形己自課其功然後有所激於中而勇果奮發不能自己也人一己百雖柔必強

律已

上智安行乎善而無所晞避中人覬福慮禍故強爲善而不敢爲惡下愚昏不畏禍故肆爲惡而亡所忌

三言
三
憚

日用飲食取給不必精也衣冠禮容苟備不必華也若閔耕念織將慙惕不暇敢過用乎哉

一毫善行皆可爲母徼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眈眈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飲寧淺酌食必分器戒乎留殘衣必澣濯破必縫補戒於中弃蓋萬物皆造化所畀予深惡人殄壞之也福者備也備者百順之名也人惟起居飲食日順其常福莫大焉昧者不悟其爲福而徒歆慕榮利不知

榮利外物也顧可當哉

飲啄前定毋庸強求任目前所有則自如想珍異不獲則心慊矣自此理以推廣凡貴賤亨屯無入而不自得也

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然世固有多行悖戾而未罹殃咎者何也天有顯道踈網難逃霖淫浸漬人固未之覺迨雨止則墻隕矣

士能寡欲安於清澹不爲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

人情憚拘檢而樂放縱初肆其情之所安若未害也操修不勤威儀不攝流入小人之域而不自覺可不懼乎所貴乎學問者所以制其情之安肆也

君子安分養恬凡物自外至者皆無容心得則若
固有之不得本非我有也欣戚不加焉豐不見其有
餘夫何羨約不知其爲乏夫何慊義理先立乎其在
我故人欲弗之累也

矜名譽畏譏毀自好也忘檢制肆偷惰自弃也自好
者中人也可導之使爲善也自弃者民斯爲下矣不
足與有爲也

知學則居貧無怨學而深於道則安貧能樂常人貧
則怨小人貧則亂

學成行尊優入聖賢之域者上達也農工商賈各隨
其業以成其志者下達也夫子論上達下達蓋以學
者對小民而並言也若夫爲惡爲不義之小人彼則

有敗亂耳惡能達

名者實之賓也實有美惡名亦隨之故溢美則爲譽溢惡則爲毀是以古者無毀譽所謂直道而行也過而能改者上也聖人也過而不貳者次也幾於聖也有過而知悔又其次也抑亦可以爲賢矣下此則有文過而遂非者矣舍曰欲之而必爲之辭也故曰吾未見能見其過而內自訟者也吾夫子之所以歎也

欲爲君子非積行累善莫之能致一念私邪一事悖戾立見其爲小人故曰終身爲善不足一旦爲惡有餘

常情處順適則安值猜沮則懼懼則知防安則靡戒

故悔吝多生於念慮所不加而動必檢飭者可保無咎也

君子有偶爲小人所困抑若自反無愧忤於我何損又安知其不爲進德之助歟

應世

富兒因求官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士有寬餘義當軫念窮乏然孰能徧愛之哉骨肉則論服屬戚疏交朋則計情義厚薄以次及之如力所不逮亦勿彊也

酒用於饋祀醮集以成禮若常飲則商刑所做彝酒

則周誥所戒況居官必有職業處家亦有應酬無故
日飲則神昏思亂安保其不舛謬哉君子制之有節
焉惟賓饗則卜晝餘非燭後不舉醖

江行者事神甚敬言動稍褻則飄風怒濤對面立見
此誠有之愚俗蓋迫於勢耳君子不欺閭室處平地
者顧可肆乎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
行動必先警效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
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

無僕御莫事君子平時當拊存以恩而不可假之辭
色微過勿問慵惰必做大不忠則斥遠斯可以無後
患女君之育婢獲亦莫不然

富貴利達是人之所欲也然而出處去就之異趣君子小人之攸分蓋君子必審夫理之是非而小人惟計乎事之利害審是非則虞人雖賤非招不往計利害則苟可獲禽雖詭遇爲之

惟天生人隨賦以祿蠶方蟬而桑先萌兒脫胞而乳已生如形聲影響之符孰主張是彼皇皇求財利如恐不及者豈不繆用其心耶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

之奉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惡之

齊人競與右師言媚其權也爲其能富貴已也孟子獨不與之言知良貴在我也不甘爲小人屈也去就有義窮達有命富貴在我豈權倖所能擅哉

在仕者事上官如嚴師待同僚如畏友視吏胥如僕隸撫良民如子弟則無往而非學矣居家者事親如君敬尊屬如上官待兄弟親賓如同僚慈幼少恤耕役者如百姓御奔走使令者如吏卒而少加寬焉是亦爲政矣

世俗之愛其身曾不如愛其子之至也遣子入學必厲以勤教子治身必導以爲君子逮迹其自爲則因

循情弛罕克自強措心積慮甘心爲小人而不以爲病茲非惑歟有能即其所以爲子謀者而爲己謀則思過半矣

明道

道統之傳自堯舜書雖載精一傳心而學之名未著也學聚問辨蓋夫子贊易之辭如三王四代惟其師出於記禮者之言爾堯學於君疇等說亦見於孫卿所述六經未之前聞也發明典學實自說命始至成王而後緝熙光明形於詩人之頌焉由是推之傳說之有功於名教大矣

舜命契敷五教泰誓數受狎侮五常茲有見於經者然初不列五者之目爲何事也所謂仁義禮智信孔

門垂教因門人問及則隨爲之荅亦未嘗合五者而爲言至漢儒而後指名爲五常矣史氏以之協五行與五音上配五星下儷五事其說似鑿然質諸理而當揆之數而合蓋亦自然而然非強爲附會也

夫子論少壯老所當戒者三爲學者血氣戒也而未始言養氣養氣之說寔昉於孟子然則夫子曷爲不言養氣也曰夫子稱天生德於予而斯文在茲其高明廣大渾然天成視持養之功粗矣是謂誠者天之道也若孟子則必善養而無害也是謂思誠者人之道也充孟子之養猶曰威武不能屈則康人與宋司馬其如夫子何多見其不知量也

夫子荅仲弓子桑伯子之問聞子游弦歌之聲而笑

皆微啓其端以示之居敬而行簡學道則愛人必待
二子自述夫然後進之曰雍之言然偃之言是也其
初也夫子豈有隱乎曰開而弗達則思舉一隅使得
以三隅自反也顏子終日不違既心通默識矣猶必
退省其私而後稱其亦足以發非所謂循循善誘歟
若夫造如愚之境則非二子所能及也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孟子
曰我知言我善養吾浩然之氣我非堯舜之道不陳
齊人莫如我敬王也孔子每自抑孟子每夸大何也
曰夫子宗主斯文故道洪德博如滄溟泰華無所不
容孟子思濟斯民故行峻言厲如拯溺救焚不暇退
遜聖賢分量固殊而所遭時勢又異自不得而強同

也

夫子品題諸子皆因問仁發之由也可使治千乘之賦求可宰千室之邑亦可使與賓客言三子皆卿大夫之才也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則付雍以侯國之任矣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其與顏淵者何如哉異時爲邦之問獨以四代之禮樂許之次而雍也則可使南面至若由求輩則僅列政事科而已權衡誠設寧有錙銖之爽乎

一貫之旨曾子領其要曰忠恕而已矣及子思得其傳其論誠也極而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孟子嗣之其論養氣也大而至於塞乎天地之間夫聖門講學雍容唯諾而已至子思孟軻乃如此張大何歟曰聖道

本平夷夫子如一人在上不言而信羣弟子如百僚相師温乎其和也子思孟軻出自聖門如肅將王命建侯植屏以蕃王室八鸞四牡之盛威儀皇皇非復內朝之簡且易矣本厚而華實蕃不亦宜乎

孔子之於陽貨也瞰其亡而往見之不欲仕而諾以仕聖人之言行當如是乎待小人以權也如不能全身遠害而直墮惡人之阱則何以爲孔子

世未嘗無賢者也君不見用故績效不獲顯於時士未嘗無遺逸也不遇聖賢故聲迹亦不著於後微生畝楚接輿與晨門荷蓐耦耕荷蓀之徒雖議論趨嚮未合中道然而生不逢辰能卷懷遂志豈不遠勝夫同流合汙以自辱者哉不幸不遇明君不得以所長

自見也抑又幸而遇吾夫子猶得以所懷自白也
夫子之不爲衛君也再有何疑子貢又何待於問也
孔門諸子直情無隱求實有疑旣於心未安賜未能
決亦不敢臆對逮聞夫子夷齊得仁何怨之論不惟
二子之疑釋然後世雖愚懵者亦不待詔誥而自無
疑惑矣

儒者之待異端甚於拒寇敵惟恐其得以潛窺側睨
也若其回心鄉正亦欲招而納之如逃楊墨而願歸
於儒孟子曰歸斯受之豈非招降納款開之以自新
乎

楊墨害道孟子闢之在孔子時豈無邪說詖行乎不
聞有以闢之何也曰聖人之待異端如十國之胝夷

狄人之貶禽獸也世治化行則蠻夷率服矣深居簡出雖有猛鷲其如人何孔子不過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子夏謂小道致遠恐泥而已處之於談笑之間而孟子乃深排峻抵雖曰出於不得已然亦辭費而力殆矣

七十子之在聖門皆可與共學也而未必皆可適道由求商賜諸子可與適道矣未可與立也可與立者顏子一人而已抑可與權乎曰其殆庶幾未達一間耳擇乎中庸未造乎時中也三月不違未至於安仁也曾子何如悟道於一唯之間而臨深履薄終身戒懼亦庶乎其爲立也

子所雅言詩書執禮而已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而已

聖道可謂簡易而冉求乃自病其力之不足子貢謂
猶天之不可階而升何哉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
道也匹夫之愚可以與知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
生焉宜孝者望道而不可及也

莅官

爲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
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
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啓侮終焉刑不勝奸雖
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

凡莅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
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拂而固行之終
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

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未便孰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

官職崇庠當安義命自抱關擊柝以上苟能官修其方職思其憂雖未著殊庸偉績亦可無愧於心無負於國若苟且以僥求倖進將誰欺乎

居下位求應上之期會則泣事毋拘早晏也然須羣吏咸集則觀聽無疑吏或獨抱文書以進在我者固不爲其私請而曲徇萬一小人巧設陰計姑銜外以售其私則瓜李何能自明茲不可不防也

當官動必自防凡家之器服所需宜壹取諸其鄉不

得已薪蔬常用市於官下亦須給納明文帳具予直
適平而物毋苛擇庶免於悔吝

敝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如其更也於公私兼利
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舉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寧詘
已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己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蒞安在逞威但使條教
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
彼此兩相忘矣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而孳毓取義尤切也
蓋求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
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飢飽勿違其意

是司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爲最親
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強扶弱之論徃徃所行多失之
偏未免富豪有辭于罰夫強弱何常之有固有貲厚
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藉者當置強弱而論曲直可
也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在事
者律已不嚴而爲強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執
其咎哉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而志在必爲故動而成功
小人苟祿營私擇已利便而多所辟就故用必敗事
仲弓問政夫子告之以奉賢才子游宰武城方扣其
得人而遽以澹臺滅明對夫邑宰之卑仕非得志也
而聖門之教必使之以舉賢爲先子游方閒暇時已

得人於察訪之熟後世有位通顯而蔽賢不與之立
何以逃竊位之謂哉

原治

帝者以道懷民其治渾然而不可名也故其民安之
而習於相忘王者以仁撫民其治至公而無私也故
其民愛之而上下相樂霸者以法齊民其治假公以
行其私也故其民畏而相制不敢違強國以威劫民
其治無往而非私也故其民怨而易於相率以爲亂
僅存之國厲民以自養無復有政治也故其君民相
與危寄惴惴然朝不謀夕矣

周之士貴以肆秦之士拘且賤士生於秦士之不幸
也而於秦乎何益以是知臯夔稷契知效忠嘉爲當

然至夏商之季亦豈逢于所願哉

人主立政造事圖惟永久則當參酌羣言是之謂僉謀智略畢達則當擇是而從是之謂獨斷若事必已出而弗加咨訪乃自用也謂之獨斷可乎自用則小最君人者之大戒也

君臣相與謀謨各由其心之相契而入文帝天資仁厚聞張釋之長者之言而悅景帝資稟不及而晁錯術數之說得以投之故以德化民克成刑措之風以智馭物循致七國之變一言契合治體以分可不謹

夫

君子之事君當彌縫其闕而濟其所不逮漢武帝好大喜功方窮奢極靡而公孫洪爲相乃以人主病不

廣大爲言孟子所謂逢君之惡者歟

人君以至誠治天下不容有一毫之僞也僞萌於心則發於政事有不可掩焉者如病作於心而脉已形飲未及醉而色已見可畏也哉

人主之心不可有所偏倚漢武初年獨任宰相致田蚡之專恣擅權厥後偏信諍臣致嚴朱吾丘主父諸人交私諸侯潛蘊譖訴故曰偏聽生奸獨任成亂大哉我

宋之祖 宗容受讜言養成臣下剛勁之氣也朝廷一點陟不當一政令未便則正論輻湊各效其忠雖雷霆之威不避也漢唐惡足以語此哉有過而諱言適重其過因言而遽改適彰其美晉靈

公冬寒而役民鑿池過也能聽死春之諫而罷其役
後世有取焉爲其能用人之善也况不爲靈公者可
諱過而憚改乎

舜取人爲善咨四岳闢四門無所不訪也近君側之
人有不待問而自言者或恐其有所挾而言未可遽
信也故必察焉所謂好問而好察邇言是也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
疾所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
覲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效是雜方俱試
而幸其一中也

善保家者戒興訟善保國者戒用兵訟不可長訟長
雖富家必敝兵不可久兵久雖大國必誅理有曲直

有司者治之曲者必受罰師有曲直天鑒寔臨之曲者必敗績故安分守己崇遜息爭可以長守富也飭備安邊愛民惜費可以長享治也

齊國嘗饑孟子言於王而爲之發棠他日饑齊人望之孟子忍不與復請何也孟子非有言責而齊王本無愛民之誠心一請而偶從亦覺其若蹈虎尾矣彼受牧者愬然立視矧不在其位而狃於數請得不貽攘臂之誚哉以孟子切於濟民且未免避遠形迹人君不能舍己從人則無望乎嘉言之罔伏也

進危言於平治之世明主不可易之以爲過計也齊威侯不說扁鵲有疾當治之言逮至疾深彼則望之而走矣圖治者其毋忽乎思患豫防之戒哉

四方有敗當國者諱言猶赤子受病保母爲之掩覆也故禍幾始作當杜其萌疾證方形當絕其根諱亂而不蚤治者危其國諱病而不亟療者亡其身

評古

季氏將伐顓臾由求同見而請問焉夫子未荅而獨呼求以責之蓋主是役者求也求因聞持危扶顛之戒而後獨陳夫近費當取之說夫子何以逆知其主是役哉爲兵謀者先聚斂聖門嘗鳴鼓以聲求之罪矣然則子路不與謀歟曰不與謀則不同請矣蓋求寔倡而由和之也宜夫子竝目之爲具臣也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爲其好勇而疾貧易於爲亂也然則如之何王者制民之產使有常業則不至於

久處約矣彼有仰事俯育之資雖使不仁且勇非迫於貧之可疾肯捐所愛而爲亂乎

孟子不肯枉尺直尋及說時君則每因其所好而進說何也功利之與仁義猶水火之相反不乘其所樂聞而巽入之則正論難以動其聽也他日語齊王方問以四境不治則遽顧左右而言他矣不仁者可與言哉

齊梁之君地醜德齊孟子以仁義游於其間幸其聽用則皆可以澤民也卒乃謂齊王足用爲善至梁惠則以不仁斥之非有適莫也志莫患乎自滿而惟虛可以受人梁惠自矜其於國盡心而齊宣猶能謂吾昏不敏取齊棄梁於此乎決矣然而卒無成功者天

也孟子亦自歎夫天未欲平治也

滕文公服膺孟子之教講明凡一再而行之身措之國者已有餘用民之被澤未也而仁心仁聞已達乎四境賢者聞風而悅之許行自楚往陳相自宋往何其速哉信乎飢渴者易爲飲食也

梁襄惠王之嗣也孟子鄙之謂望之不似人君齊王之子亦人子也孟子一望見之頃則興喟然之歎爲大哉之稱於此亦可見取齊棄梁之意也

什一中制也三代共之由春秋至戰國良法廢格而取民出於私意久矣戴盈之欲復什一而未能無勇也白圭欲二十而取一過猶不及也

唐杜佑建省官之議上稽有虞之制疾當時諸曹列

寺官名之重複也今六部長貳竝制而諸司各具郎
真卿監與少皆除而丞屬亦俱充備方之古制冗不
亦甚乎是又杜佑之所未見也

先儒論

本朝兵制之善謂天下之兵本於樞密有發兵之權
而無握兵之重京師之兵總於三帥有握兵之重而
無發兵之權意深矣遠矣歷數百年而無兵患可爲
法於天下後世愈久而愈無弊也

古稱將帥名號一也今日之制實則異焉將所以握
兵諸軍統制統領正副將是也帥所以御將諸道制
置經略安撫知州帶節制是也體統相維上下相制
朝廷遠慮過於前代矣

租賦田桑所出也自禹定制不使貢其所無今之取民視古什一何啻數倍矣穀帛之外又折估而使輸錢焉夫民不能自鼓鑄也使捐其所有損所直以就所售吏之不良又先期以趣之斯民益不堪命也古者山虞不賦魚鼈川衡不貢材木先王恤民之意槩可識矣

朝廷責守令以惠養德意美矣近制郡守更代以財計虧盈爲殿最於是常賦之在邑者郡皆掩取不遺而督迫于縣者日急令亡所從出則又苛責于民是澤上壅而害流于下也法不良而欲美意之行難矣

用人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

已量力以肅共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強己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虞朝九官各因能任職而終身不易後世庸才不量能否而俾更九職之事以此責治不亦難乎而況鮮同寅協恭之誠無率作興事之志蓋由朝除夕改之不常考績黜陟之法廢也

朝廷需賢以為用常患乎欲用而無才人才修飭以待用每阨於無路以自進蓋賢否之不辨則銓曹資格病之也奔競者得志則廟堂聽察不廣也上下相求兩不相值欲賢才不遐遺官職無曠弛得乎

州縣置學以教養人才美意也設教官之科而許人求試是使人之好為人師也師嚴然後道尊顧未能

無患失之念惡在其爲尊乎

君子小人互相指爲朋黨辨之不蚤則君子常被誣而小人常得志也先儒有言曰君子至公引類小人徇私立黨善夫爲國者知所以扶植善類而不爲惡黨所傾其庶幾矣

何代不生賢雖戰國之世未嘗無也而易爲不能致治魯之使樂正子爲政也用未必專也宋使薛居州在王所也愛莫助之也滕將行王政而選擇使畢戰也國褊小而無得展布也甚至居位而言不見用在下而上不見知如齊之蚺鼃孔距心者若之何而能致治哉故君臣相得古今所難也

正弊

甚矣風俗侈靡而法禁不行也泥金以飾服玩而山澤之產耗矣銷錢以爲器具而鼓鑄之利盡矣京都列肆日價相夸遠方何禁焉王公戚里時尚競新士庶何責焉法行而後化流皆當自近始也

冠昏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爲之制節而一聽俚俗之自爲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爲彝典頒之四方以革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壹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率斂征醵急於官府是以豐年常苦不給一遇饑歉則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自左道亂俗有茹蔬雜聚而生廢人理者自妖巫惑

衆有病不醫藥而死非正命者準之法令皆殺無赦
今愚迷誑誘壁挂空文而刑戮不加焉何以革其非
而導之歸正歟

國匱民貧莫今爲甚矣寺觀塔廟崇建未已也乃曰
人自樂施非欺罔乎爲國者藏富於民今乃潛耗民
力竭國本矣上之人宜亟爲禁止也況有導之者乎
古者禁人羣飲今榷酤牟利設法以誘其來惟恐其
不酣醉也古者制民常產今民自有田州縣利於稅
契惟恐其不貿易也富教大略如此欲風俗還醇不
可得也

西疇老人常言終

